



(上接第15版)近年来,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盘,频频出现在荧屏上。如果你见过实物,会发现那陶盘上环绕的似乎是一条蛇。不过仔细分辨,这条蛇已经在悄然变化。它的身体上不是蛇纹,而像鳄鱼的斑纹;头部两侧的方形似耳,与无耳的蛇有别;牙齿为锯齿形,与蛇的牙齿不同;口衔枝状物,犹似嘉禾。这是一条按照人的愿望正在变化为龙的蛇。

陶寺龙盘发人深思,一下让我想到了画蛇添足的寓言故事。西汉刘向《战国策·齐策二》记载:

楚有祠者,赐其舍人卮酒。舍人相谓曰:“数人饮之不足,一人饮之有余。请画地为蛇,先成者饮酒。”一人蛇先成,引酒且饮之,乃左手持卮,右手画蛇,曰:“吾能为之足。”未成,一人之蛇成,夺其卮曰:“蛇固无足,子安能为之足?”遂饮其酒。为蛇足者,终亡其酒。

第一个画出蛇的人,因为给蛇添足失去美酒,而被第二人享用了。自古以来,画蛇添足者都被视为蠢人,不过,若是换一种眼光看,这位添足者未必不是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家。画蛇添足,让

蛇迈开了向龙转变的第一步,再添角、添须、添尾……就是当代腾飞寰宇的中国龙。难怪世人这样概括龙:“牛头马面蛇身子,鸡爪鱼鳞虾尾巴。”

此时再来看那位因画蛇添足而丢掉美酒的人,他非但不愚蠢,而且目光远大,不为杯酒陶醉,志在创造代表炎黄子孙伟大理想的中国龙。

话说回来,从陶寺龙盘到画蛇添足,龙的形象在演进中千变万化,但无论其形态如何演变,以蛇为主体的特征,却亘古不变。

无处不在的蛇民俗

供奉四方神灵,是民间久有的习俗。若是建庙,无论大小都会有四方神灵在周边护卫。东青龙、西白虎、南朱雀、北玄武,早已成为定式。青龙、白虎、朱雀,都是一种动物,唯有玄武由两种动物组成,一种是龟,一种就是蛇。尤其在道教庙宇中,龟蛇合成的玄武形象屡见不鲜。

在民间,曾有信奉“五仙”的习俗,东北地区尤甚。五仙是狐仙、黄仙、白仙、灰仙和柳仙。狐仙是狐狸,黄仙是黄鼠狼,白仙是刺猬,灰仙是老鼠,而柳仙就是蛇。蛇怎么会成为柳仙?这与神话里共工的臣属凶神相繇有关。相繇,又称相柳,《山海经·海外北经》写道:“蛇身九头,食人无数,所到之处,尽成泽国。”相柳,其原型就是蛇。因此,把蛇称作柳仙顺理成章。也有人认为,柳仙是对蛇的赞美。柳树万条垂下绿丝绦,微风吹来,条条飘逸飞舞,婀娜多姿,总让人联想到娇柔的女子。自古以来,文人喜欢用杨柳腰形容女子纤细的身材,柳叶眉也是古代美女的标志之一。蛇,身肢柔和,可与柳树、仙女媲美,封为柳仙自然而然。

民间对蛇的崇拜很多,江南更为普遍。江苏宜兴人将蛇称为“蛮家”“苍龙”。他们认为,蛇能带来吉祥好运,形成了在元宵节、二月二、重阳节祭祀家蛇的习俗,称之“请蛮家”或“斋蛮家”。

天南海北扫描了一圈,却忘了自己本就是在蛇文化熏陶下长大的。孩童时期生活在乡村,哪怕家里粮食再少、白面再缺,清明节前一日母亲都会蒸一个雪白的馍馍,圆鼓鼓的馍馍上盘坐着一蛇,人称“蛇馒头”。蛇馒头寄托着父母望子成龙的祈盼。那为何不蒸个龙馒头?因为在封建社会,龙是天子的专利,平民不敢僭越,民间百姓就以蛇代替龙表达心愿。

清明节天色微明,我和一群伙伴便拿到了蛇馒头。此时即使垂涎欲滴,也不能马上张口啃食,而要去村里最高的白杨树下,把蛇馒头朝上空抛,嘴里还要大声喊出:“白杨高,白杨高,请吃馍呀树梢梢,让我长得与你一般高。”同时,双手接住下落的蛇馒头,这才能大口享用。



乙巳(篆刻) 李泽峰 刻

古典文学中的蛇

何止民俗风情,打开中国文学宝库,蛇同样活跃在其中。

“维虺维蛇,女子之祥”,在《诗经·小雅·斯干》中,女子梦见蛇能生女孩,说明蛇是吉祥之兆。

“一蛇吞象,厥大何如”,在《楚辞·天问》中,屈原借助蛇揭示一些人贪婪的欲望。蛇嘴何其小,象身何其大,小蛇哪能吞下大象。此语流行于民间,变作“人心不足蛇吞象,贪心不足吞太阳”。

“恍惚如闻神鬼惊,时时只见龙蛇走”,李白将蛇写进《草书歌行》。怀素的草书能够“墨池飞出北溟鱼,笔锋杀尽中山兔”,狂颠犹如酒后的李白。不过,李白再狂颠也还有几分清醒,那怀素的笔墨落在纸面是何状态?“时时只见龙蛇走”,书法酷似龙蛇起舞,真是水平高超。

西晋文学家傅玄奋笔疾书:“嘉兹灵蛇,断而能续。飞不须翼,行不假足。上腾云霄,下游山岳。逢此明珠,预身龙族。”“飞不须翼,行不假足。”快哉,快哉!

让我们穿越时空,再将目光投向伏案写作的柳泉居士蒲松龄。他正在写《聊斋志异》,写狼,写鼠,写狐狸,写着写着,写到了蛇,兴趣更浓了。写了一篇《螳螂捕

蛇》,不尽兴;又写一篇《豢蛇》,还不尽兴;再写一篇《蛇人》。《螳螂捕蛇》中,小小的螳螂居然爬上如碗粗的巨蛇头上,啃咬不放。蛇疼痛难忍,“摆扑丛树中,以尾击柳,柳枝崩折”,可就是制服不了微不足道的螳螂。最终,蛇被螳螂割裂皮肉而死去,这是蛇的败绩。蒲松龄似乎并不甘心,继续写蛇。

《豢蛇》中,蛇变得驯顺了。一位老道士养蛇,蛇多且大,大的“粗十余围”,小的“约可五六围”。蛇见到生人就怒目而视,道士呵斥即乖乖闪到一边,蛇犹如家中的狗一样乖巧。

再写到《蛇人》,文中的蛇有了人情味。蛇人以耍蛇为业,他曾经养了两条蛇,分别叫大青和二青。后来,大青死去,二青也不见了,蛇人不胜伤心。忽一日二青复归,还带回一条小蛇。蛇人转悲为喜,称小蛇为小青。几年后二青长得太大,只好放还野外。又过了数年,一次蛇人外出,被一条大蛇追赶,回头看发现蛇头顶有个红点,认出是自己养过的二青。蛇人放出箱子的小青,两条蛇“交缠如饴糖状”。蛇人将两条蛇一起放走,之后再没听到二青追赶吓人的闲言碎语。

魅力无穷的《白蛇传》

明代冯梦龙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》是关于蛇的最完整、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之一。

冯梦龙小说不仅扩充了此前的一些传说故事,还赋予白蛇少见的人性。由白蛇变化而成的白娘子爱上了许宣,与他结为夫妻。白娘子虽几番被道士、高僧窥破真身,仍痴心不改,真情不移。然而,世人仍把她视作妖孽,最终,白蛇被镇压在雷峰塔下。冯梦龙最初本是借助白娘子的故事,劝说世人不要像许宣那样贪色着魔,何曾想到他的妙笔,激发了民众对白娘子的怜悯之心和对爱情的渴望之情。无数人口耳相传,又经过文士的整理和改编,故事演变为家喻户晓的《白蛇传》。

《白蛇传》中的白蛇白娘子,一心一意爱着许仙(许宣在新演变出的故事中,已改名为许仙)。白娘子与许仙成婚,不再给许仙带来麻烦,二人过着幸福欢乐的家庭生活。故事里的矛盾和冲突皆来自金山寺和尚法海对许仙的蛊惑。许仙听信法海的劝说,在端午节让白娘子喝下雄黄酒,现出蛇形的白娘子吓死了许仙。白娘子冲破重重艰险,取得灵芝仙草,救活了夫君。然而,许仙再次受到蛊惑,被法海软禁于金山寺。白娘子带着小青与法海斗法,水漫金山寺,许仙趁乱逃出来,有情人才又重聚。这一来,纯情的白娘子更为世人喜欢,不仅在故事中讲述、弹词中传唱,还在戏台上演出、电影中放映。

《白蛇传》被公认为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中最为动人的一个。

姑且不说其他形式的《白蛇传》如何动人,仅戏剧中的白娘子形象就醉人心田。醉人的不仅是颜值,更是白娘子善良的心灵。我的家乡流行蒲剧,每次唱《白蛇传》,乡村宽阔的戏台前都会爆满。白娘子甫一亮相,台下顿时安静得如同杳无人迹的空谷。至今我还记得白娘子的几句唱词:“自从你离为妻悄悄出走,哪一夜我不等到你月上高楼。对明月思官人我空床独守,思官人常使我泪湿衫袖。我把咱夫妻情思前想后,怎不由我女流辈愁上加愁。一愁你出门去遭贼毒手,二愁咱夫妻情恩爱难丢,三愁你茶饭不可口,四愁你衣服烂无人补绣。”不待演员把白娘子思念许仙的唱段唱完,台下已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叫好声。在我看来,人们大声叫好固然因为演员的唱功,更因为演员以白娘子白蛇之口,唱出了世人心中对真挚爱情的向往。

行文至此,忽然想起许多与蛇相关的地名。深圳有闻名全国的改革开放前沿蛇口。武汉有扮靓诗词的蛇山。南京不仅有蛇山,蛇山下还有蛇山巷。

蛇地名、蛇风俗、蛇文化,从古至今,与我们相携前行。感谢中华先贤,他们创设了十二生肖,将动物与我们的生命密切关联在一起;他们创造了生肖文化,传给我们民族和谐共生的精神基因。

漫谈中国文化里的蛇

乔忠延